

尚書類聚初集

(六)

新大豐出版公司 印行

尚書類聚初集

(六)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尚書考辨 四卷

清宋鑒 著 001

前附編校姓氏、孫星衍序

古文尚書考 二卷

清惠棟 著 081

前附沈彤序、錢大昕序

尚書後案駁正 二卷

清惠棟 著 117

古文尚書私議 三卷

清張崇蘭 著 155

前附序及自叙

原咸豐辛亥初刻、光緒丁酉重鐫本

古文尚書正辭 三十三卷

清吳光耀 撰 219

提要

清宋鑒著。宋與閻若璩同時同里，其書四卷，一辨今文古文僞古文傳述源流；二辨古文經字異同；三辨僞經文掇襲之本；四辨論語、孟子、春秋、左國語、禮記、書序逸篇之與僞古文殊異。孫星衍謂其書簡核過於閻氏，可見此書之卓犖矣。

尚書類聚初集

(六)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尚書考辨 四卷…………… 清宋鑒 著…………… 001

前附編校姓氏、孫星衍序

古文尚書考 二卷…………… 清惠棟 著…………… 081

前附沈彤序、錢大昕序

尚書後案駁正 二卷…………… 清惠棟 著…………… 117

古文尚書私議 三卷…………… 清張崇蘭 著…………… 155

前附序及自叙

原咸豐辛亥初刻、光緒丁酉重鐫本

古文尚書正辭 三十三卷…………… 清吳光耀 撰…………… 219

編校姓氏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總

裁

閻錫山 百川

副總裁

趙戴文 次編

常務委員

徐永昌 次編

郭象升 允叔

馬駿 君國

陳敬棠 莊莊

委員

賈景德 德如

張友桐 曉琴

常贊春 子襄

狄樓海 觀治

李鏡蓉 亮工

陳受中 乙和

邵修文 竹琴

陸近禮 恭齋

高時臻 福齋

李尙仁 編卿

甯超武 子高

賈昭德 宣之

徐鴻寶 森玉

任晰 亮裁

常乃恩 燕生

趙正楷 法真

方聞 奎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

總幹事

原士才 石民

于萬河 滋霖

幹事

焦陽三 亮三

范士元 周君

常乃純 价中

校對

武敘麟 洪九

陳秀彥 元生

郭長民 廣鼎

邢淵經 伯瀾

劉受福 百之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宋半塘通守尙書考辨敘

國家既開四庫全書館搜輯海內遺文綜古今別黑白而僞尙書經傳之疑于是論定勅撰書目提要以謂孔傳之依托自朱子以來遞有論辨至閻若璩作尙書疏證梅鷟尙書考異朱彝尊經義考皆證佐分明更無疑義是其書雖以試士爲經文題目列令甲寅灼然知爲非先王法言第依古人過而存之之指矣宋通守鑒撰尙書考辨四卷一辨今文古文僞古文傳述原流二辨古文經字異同三辨僞經文攢襲之本四辨論語孟子春秋左國語禮記書序逸篇之與僞古文殊異傳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又曰辭達而已矣又曰君子恥辭有枝葉治經如治獄然廣證摭拘對簿也窮攢襲發賊籍也善治獄者爰書成不增減獄辭一字不善治獄者加之鍛鍊周內焉宋明臆斷之論則莫須有三字獄也宋君生與閻君若璩同里同時而書之簡核過之近世治經家有二失一則千慮一失疑誤後學也前人爲尙書之學者朱文公知晚出古文之僞而信惟尙書攷辨

序

山西信文館藏書印

精惟一之語爲道統之傳吳澄信真古文而刪若稽古皐陶閻若璩辨別是非而以泰誓白魚入舟之文爲僞宋君則無此弊故于泰誓云其真其僞皆無由詳知姑闕疑以俟考則與閻氏之顯然疑僞者較勝也一則詞費而言不雅馴也宋明人解經以語錄毛奇齡之說經難雜以詭譎侮慢之詞胡渭禹貢錙指非注非疏屋下架屋如前世所譏秦延君之說曰若稽古宋君之書括以四卷而經文僞經文諸書所引書詞及傳授考證淵原無不備焉後漢魯不傳不稱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宋君其深知古人說經之義者矣君字半塘安邑人乾隆戊辰年進士歷浙江常山鄞縣擢廣東南雄府通判攝澳門同知連州牧及潮陽令所至能剖結疑獄出冤抑雖貧不取羨餘躬理賑務有實惠亦如君之治經可法于世云子葆淳好古籍行舉孝廉有父風與予交廿餘年遇予于浙中出此書屬爲敘之如此嘉慶五年閏四月斗指己午二辰之月陽湖孫星衍撰

尚書攷辨卷第一

山右叢書初編

今古文攷辨

承德郎廣東南雄府通判安邑宋鑒著

尚書攷辨 卷一

山西分館藏書

尚書有今古文之辨辨者云今文真古文僞也曰否古文不僞有僞古文爾今書有古文無今文也然則何爲今文曰古文者孔氏壁中書也今文者伏生壁中書也然則伏書非口授者乎曰此司馬子長班孟堅之云爾矣伏生既得壁經何庸口授口授者書傳序製衛敬仲語而誤以爲失其本經伏生則何至失其本經哉然則今書無今文何也曰伏孔二家非惟字體各別其經文亦有異今書乃唐衛包所改之今文非伏生之今文也伏生之今文晉永嘉已亡矣然則其僞奈何曰不僞古文則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上中下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

尚書攷辨 卷一

山西分館藏書

杜林以下衛宏包咸賈逵許慎服虔趙岐馬融盧植鄭元王肅章昭何晏孫毓杜預數百年之間堂堂諸大儒而皆未見此二十五篇之書者也至于劉歆曾檢校祕府古文而亦不見之至于司馬遷親問安國而亦不見之乃至安國亦不見之且梅賾奏上古文晉書稱其傳自臧曹臧曹傳自梁柳梁柳爲皇甫謐外弟謐曾從梁柳得其古文尚書而皇甫謐亦不見之且梁柳傳自蘇愉蘇愉傳自鄭冲而鄭冲亦不見之是尚可言哉獨未聞昔之疑之者乎肇自有宋吳才老訖今數十家矣皆當世卓識之士也若然不難于襲乎曰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此二十五篇之僞彰彰也昔人言之而當襲之庸何傷如其不當襲師能驅弟子之從哉愚觀疑古文者多矣而考之或未確辨之或未析致近世又有專詆疑古文者之謬則亦疑古文者之謬也然則遂廢之何如曰何可也從來積重之勢難反彼秦燬方燬伏生之壁藏之也全書固無恙也迨其後二十九篇可得全書亦宜可得也然而卒亡其數十泉孔壁見矣學士手額而慶以完經可復睹也而僅增多其十有六然取此而急立學官令天下誦而習之安知其不流傳至今也乃適遭巫蠱而不克立又百十餘年而劉歆欲立之亟爭而卒不可泊新莽而諸學皆立矣承以赤眉之亂訖建武而並十六篇亦逸之矣夫以古帝王之遺文廢而復興與而復廢其存者宜其兢兢護持之乃西晉而伏生之學失其傳焉至東晉而孔氏之學又參以僞書而莫之或辨也然使諸家並存猶得參互攷訂以正其譌謬乃自唐人取晚晉之僞書僞傳定爲正義訖今日千數百年如衛氏之訓旨周氏之難記賈氏之傳馬氏之訓盧氏之章句鄭氏之解王李之註皆湮沒無一存者其遺憾何可勝道哉今學者止知有此五十八篇之同爲尚書而童而習之既莫識所由來若是迨而曰僞也彼耳食者否則駭怒之否則嫺笑之故

入宋以來攻者雖多而從者卒矧往聖遺言概見諸家之說者悉取
羅蒼萃于此此亦有詞護之者而不可磨滅已然則辨之將奈何曰書
者子所雅言者也學者所考信也其中傳會外錯或戾于本經或戾于
他經知其偽則不妨以偽存若以爲真而必求通之則固有難通者矣
烏可以勿辨也作尙書今古文考辨

今文尙書考辨

司馬氏遷曰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漢興然後諸儒始得
修其經藝及今上即位武帝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于是招方
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書自濟南伏生

又曰伏生濟南人也漢書曰伏生名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尙書

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于是乃
詔太常掌故趙綰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

尙書攷辨 卷一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
尙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尙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
教千乘兒寬兒寬位至御史大夫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尙書徵不
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雖陽賈嘉漢書曰賈嘉字子公頗能言尙書事並史記儒林傳

又曰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尙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尙書年九十
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遺錯往受尙書伏生所還因上便
宜事以書稱說並錯傳

劉氏歆曰漢興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錯從
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前漢書本時師傳讀而

已移太常博士書見

班氏固曰經二十九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傳四十一篇即伏生

又曰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
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于學官並漢書藝文志

又曰伏生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尙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
治之欲召之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于是詔太常使掌故趙綰往受之

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

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尙書山東大師亡不涉
尙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尙書徵

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雖陽賈嘉頗能言尙書云傳林

又曰孝文時天下亡治尙書者獨聞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尙書年九十餘老
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遺錯受尙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並錯傳

荀氏悅曰劉向典校經傳攷集異同云尙書本自濟南伏生爲秦博士及秦
焚書乃壁藏其書漢興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得二十九篇文帝欲徵伏生

尙書攷辨 卷一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時年九十餘不能遣趙錯往受之漢書本

敬攷此今文尙書之所自出也據諸漢史所載並云出于屋壁無口授
之事其云口授者始于衛敬仲而梅賾上僞序誤用其語爾伏生許以

程錄後世通行故謂之今文此亦後人因古文而明之伏生時無
今文之目也漢書本今之正書宋以前字書皆云然歐陽氏修始以爲
書八分

衛氏宏曰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數錯齊人語多與頤
川異錯所不知者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前漢書本

閻氏若璩曰馮班定遠常熟錢氏之門人也謂衛宏定古文官書序爲妄
伏生壁藏而求之得二十九篇是伏生自有本不假口傳明矣歐陽夏侯

二家漢人列于學官者自是伏生親傳非趙錯所受之本明矣又伏生有
孫則應有子何至令女傳言若其子幼不能傳書則伏生年已九十餘安

得有幼子乎且其女能傳言亦應通文字何趙錯不能得者且十二三乃

以意屬讀之邪某曾身至濟南潁川其語音絕不相遠雖古今或異大略亦可知何至言語不通邪同書古文統第十四

又曰胡渭生聰明告予馮氏駁衛宏序爲妄良是竊謂宏序亦非盡懸空者伏生有孫固應有子不至使女傳言然錯往受時生年過九十子先父卒人事之常統爾孤孫未承家學已又老矣口不能宣及門弟子業成辭歸錯奉詔至安可寧還不得已令女傳授理或有之計其女亦非少艾之年教錯無嫌也唯大序有失其本經之語自非生縱老何至家無本經縱令失去當時弟子如張歐陽固不涉尙書以教何難往取其本俾還報天子乎或曰必若云則生以簡策授錯可矣何用其女爲臆明曰漢人讀書頗與今異揚子雲言一閱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如春秋有鄒夾二氏夾氏口說流行未著竹帛故曰未有書鄒氏著竹帛師傳之人中絕故曰無師蓋經未有無師者書簡策雖存而其間句讀音義亦須略

尙書攷辨 卷一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爲指授有可承學故使其女傳言耳若字本今文錯所自識豈因齊人語異而都不曉邪疏證第一

敬攷文帝求治尙書者非求尙書經文也故曰教錯謂教之以訓詁也

曰屬讀謂屬讀其章句也毛氏奇詁曰屬者句之斷而後口授之以經文也

宋子引此改作屬或則誤其經文則即以其壁藏之本傳之龜錯獻之

天子勒之學官劉歆猶及見其朽折也而云失其本經者何哉

書傳序曰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失其本經口

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此書傳所上古文其之傳序宋元以後多以此爲大序

而以百篇之序爲小序今不從又此序梅氏所上不可必知何人作也歟不識名

閻氏若璣曰此亦是魏晉間衛宏使女傳言之說盛行故撰序者采入而

不覺其于史文相背劉歆有言錯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于屋壁朽

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曾口授云乎哉疏證第十四

敬攷伏生之好書也不避暴秦之烈而藏之漢興而亟求之不卒而失

其軀半其僅存者必且保持而不肯一日去諸側也而乃于天子之詔

僅背文暗誦以相傳授乎蓋作此序者徒見衛敬仲有傳言教錯語而

襲用之乃遂妄增此語後之言口授者實本是而轉相剽襲爾

隋書曰伏生口授二十八篇經傳志非出一手亦不著名

陸氏德明曰伏生失其本經口誦二十九篇傳授經傳志

林氏之奇曰伏生口授二十八篇解書

鄭氏樵曰秦楚之亂伏生遂失所藏但以口授文帝詔錯錯往受之六經論

朱子曰今文乃伏生口授又曰龜錯以伏生不曾出其女口授有齊音不可

曉者以意屬成此載于史者又曰只疑伏生偏說得難處卻不記得易底又

曰世傳孔安國序言伏生口傳二十八篇錄

蔡氏沈曰伏生背文暗誦書集傳序錄其尤著者之說如右

尙書攷辨 卷一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敬攷唐宋已來衆口一詞至有疑盤詰諸篇爲非書之本文者而其質

不然且今之盤詰諸篇乃孔壁本並非伏壁本也但朱子亦云爾然朱

子止據註疏及釋文爲說而不暇深究于朱子固無加損正不得以朱

子之言曲信之矣毛氏奇詁古文尙書

班氏固曰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

二十九篇歐陽說義二篇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前漢書

又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武帝時人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

出于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字高爲博士高孫地餘長資

帝餘字元以太子中庶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餘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

由是尙書世有歐陽氏學

又曰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伏生受尙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

勝又事同郡簡卿簡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尙

書有大小夏侯之學並傳

又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初書惟有歐陽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并傳

贊傳

敬攷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漢世通行天下用以決科射策流傳最廣其授受詳具于前後漢書不能殫述也獨是三家之學在當日家絃戶誦不減于今之蔡氏集傳豈意數百年人人傳習之物一旦至晉世而歟亡離離兵燹之由不能不為斯文悼爾

隋書曰永嘉之亂晉懷帝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經緯

敬攷伏書與古文字體各別其經文異者近千字而至晉世則三家既亡故隋志經目新舊唐書藝文志諸目皆無其本即蔡邕石經隋初猶存後亦湮沒不可攷故宋王文憲欲求今文本不可得是今文遂亡也

尚書攷辨 卷一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而其軼往往散見于他說惜陸氏作釋文馬鄭所有異同悉著于篇獨以今文為多闕謬而不之別記令學者不得以參觀而互攷也

又攷伏生篇數或云二十九或云二十八其云二十八者堯典一合皋陶謨二合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合高宗彤日七西伯

戡黎八微子九牧誓十洪範十一金縢十二大誥十三康誥十四酒誥十五梓材十六召誥十七洛誥十八多士十九無逸二十君奭二十一

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顧命二十四合呂刑二十五文侯之命二十六費誓二十七秦誓二十八其云二十九者或以秦誓一篇當之

然秦誓後得非伏生所傳也近世朱氏謂其一篇為百篇之序差為近

理

劉氏向日武帝末民有得秦誓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

傳以教人別錄正義引

劉氏歆曰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士移書

又曰孝武皇帝末有人得秦誓于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因傳以教今秦誓篇是也七略見李

王氏充曰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論衡攷

馬氏融曰秦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為雕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秦誓云云國語引秦誓云云孟子引秦誓云云孫

卿引秦誓云云禮記引秦誓云云今文秦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秦誓而不在秦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馬融成

尚書攷辨 卷一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鄭康成曰民間得秦誓

趙氏岐曰今之尚書秦誓篇後得以充學不與古秦誓同諸傳記引秦誓皆古秦誓也孟子註疏文公

房氏宏曰宣帝泰和元年河內女子壞老屋得古文秦誓三篇漢史攷帝

王氏肅曰秦誓近得非其本經

孔氏穎達曰史記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秦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秦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傳內故為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秦誓事同不知為伏生先為此說不知為是秦誓出後後

人加增此語正義

朱氏纂言曰按今文尚書伏生所授止二十八篇故漢儒以擬二十八宿

然史記漢書俱稱伏生以二十九篇教于齊魯之間司馬氏班氏古之良

史不應以非生所授之泰誓雜之其中也竊疑生所教二十九篇其一

乃百篇之序惟緣藝文志云經二十九篇後儒遂以泰誓混入爾

敬攷泰誓非伏生所傳史遷必不以混入史遷雖從安國問古文而所

載古文甚少獨于書序全載其文則伏書亦有百篇之序無疑也

亦七十一篇其一篇亦序也與此例合

孔氏穎達曰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得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

并歸于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

者爾時重得之故于後亦據而言之

敬攷劉向等所言今文泰誓也房宏等所說古文泰誓也今文一篇既

不同出于伏生古文三篇亦不同出于安國宜無此理李順集註尚書

尚書攷辨 卷一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東晉初人有注于彼泰誓每引孔安國曰見正而漢志古文尚書四十

六篇泰誓即在其內則孔安國時古文泰誓三篇已有之不待宣帝時

出也正義謂爾時重得之亦臆度之詞未必盡然也然房宏等所說實

有其年其地其人其書且以漢人言漢事又未必盡妄而泰誓之詞多

不雅馴先儒皆疑其偽又非孔壁所宜有向歆校經于今文酒誥召誥

皆詳著其脫簡字數而于泰誓無聞焉則古文三篇即今文一篇也其

真其偽皆無由詳知姑闕以俟攷焉

古文尚書攷辨

王氏肅曰子襄名騰孔丁八以好經書傳學畏秦法峻急乃壁藏其家語孝

經尚書及論語于夫子之舊堂壁中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谷所有家語今

孔叢子曰陳餘謂子魚名也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矣

子魚曰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齧吾將先藏之以

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書傳序曰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

其家書于屋壁

顏氏師古曰家語云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于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

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避秦禁而藏書臣竊疑其不然何則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書之令距漢

與纔七年爾孔氏子孫皆不容悉無知者必待共王然後乃出蓋始藏之

時去聖未遠其書最真又曰苟使人或知之則旋踵散失故雖子孫不以

告也

陳氏樸曰鮒騰兄弟爾藏書必同謀謂鮒藏可也謂騰藏亦可也

敬攷書既藏于孔子堂壁乃孔子後人所為然漢興已將及百年而魯

尚書攷辨 卷一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共始發之魯共不壞宅世尚不知有藏書在壁中即又安知藏書之人

邪故史漢皆不言及若以二說較之則孔鮒為優子襄為孝惠博士

書果其所藏則漢興必急發之不待魯共矣惟孔鮒為陳涉博士而與

俱死陳下或為時未久不及發取未可知也然鮒騰兄弟也鮒藏騰必

知之故當以溫公之論為得

司馬氏遷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

餘篇蓋尚書滋多于此矣

劉氏歆曰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于壞壁之中書十六篇天

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

晉藏于秘府伏而未發

班氏固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七十篇

又曰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

第疏

曰壁中書者漢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

孝景前三年丁亥徙王魯徙孔子宅欲以廣其宮

則其壁中書者漢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

尙書及禮記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

于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

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

又曰孔氏有古文尙書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

尙書滋多于此矣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

荀悅曰劉向典校經傳攷集異同云魯共王壞孔子宅以廣其居得古文

尙書得多十六篇及論語孝經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于學

官

袁氏宏曰古文尙書者出孔安國武帝世魯世王壞孔子宅欲廣其宮得古

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入其宅聞琴瑟鐘磬之音

然而止孔安國者孔子之後也盡得其書尙書多于伏生所傳十六篇

敬攷諸漢史載古文所出之實如此至王肅注僞家語梅賾上僞尙書

皆襲用其語于序而一往多謬

王氏肅曰子國少受尙書于伏生長則博覽經傳問無常師天漢後魯

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壁中詩書悉以歸子國子國乃攷論古今文字課衆師

之義爲尙書傳五十八篇皆壁中科斗本也又集錄孔氏家語爲四十四篇

既成會巫蠱事不施行子國年六十卒于家其後孝成皇帝詔光祿大夫

劉向校定衆書都記錄名古今書論語別錄子國孫衍爲博士上書辨之曰

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建仕于孝武皇帝之世時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

文科斗尙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之者安國爲之今文讀而訓傳其義

又誤孔子家語既畢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于時光祿大夫向以爲其

時所未施行之故尙書則不記于別錄臣竊惜之

敬攷魯共王薨于元朔元年距天漢尙二十八年今云天漢後始壞壁

豈不悖哉又據此則安國會受書于伏生而子國年六十卒于家史記

稱安國早卒則六十之年已不可信即以年六十推之天漢間亦當卒

久矣是漢書武帝末一語已不無小誤而此尤誤之誤者也又孔衍一

書

之故然劉向別錄實具載孔書本末

簡異字班氏據之以載于漢志而攷集異同之說荀氏又據之以載于

漢紀然則衍亦何爲說謊至此其爲後人僞託可知也

尙書攷辨

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

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

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

生又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于

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

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于是遂研精覃思博攷

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于將來書序序所

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

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誦後代若好古博雅君

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王氏栢曰孔壁之書皆科斗文字予嘗求科斗之書體茫昧恍惚不知其

更爲隸古哉于是遂通其詞曰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則是古文之書初無補于今文反賴今文而成書本欲尋古文而不知實陋古文也疑也

閻氏若璩曰藝文志云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僮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令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蕭何固以習古文爲一代之功令也豈得云書廢已久時人無能識乎北平侯張蒼修春秋左氏傳多古字古言河間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此皆章章明著不待孔安國以今文字參攷而後可識也

又曰杜預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汲郡人有發冢者大得古書皆科斗文字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藏在祕府杜預時謂科斗久廢則可孔安

尙書攷辨 卷一

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國時則不可說文序云孔子書六經左邱明傳春秋皆以古文繼云秦焚滅經書滌除舊典而古文由此絕是亦絕經典之古文耳非謂天下盡不識之也不然何後又云張蒼獻左氏傳郡國山川往往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非先孔子壁而出者乎

又曰衛書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爲篆隸又云秦罷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未嘗云漢不用古文太史公自序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繼云漢興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一隱一見宛然蓋秦有天下者十五年僅此十五年天下不習尙古文漢一興而古文復矣王伯厚以秦下令焚書始禁古文詎漢興纔七年並改前

敬考正義載鄭康成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卽周之古文蓋周時作字以竹爲筆以黍爲墨故其形類科斗而漢世遂目爲科斗書理誠有之但孔壁古文獻之秘

府至成帝時猶存劉歆移博士書言古文舊書者所謂舊書卽壁中書本也向歆尙能識之方且賴古文以校今文之脫誤又何至時人無能知者而反藉今文以攷之邪蓋秦雖以李程之篆隸易古文而古文不盡絕于世故自蕭何答法以來凡漢世之尙書御史史書令史等官無不識之者而云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人其可欺邪

朱氏弊嘗曰司馬遷述孔子世家稱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自序則云予述皇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是安國之卒本在太初以前若巫蠱事發乃征和二年距安國之歿當已久矣班固藝文志于古文尙書云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乃史氏追述古文所以不列學官之故爾而僞作孔安國序者乃云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竟出自安國口中不亦刺繆其乎苟悅漢紀于孝成帝三年備述劉向典校經傳攷集異同于古文尙書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則知安國已逝而其家獻之漢書文選錄

尙書攷辨 卷一

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本流傳脫去家字爾按其本末安國書序之僞不待攻而自破矣或曰史記雖云至太初而訖然如衛將軍驃騎列傳載公孫賀公孫放韓說趙破奴皆直書巫蠱獄多係征和年事安見孔安國不卒于天漢之後乎曰家語附錄安國傳稱安國受書于伏生生故秦博士至文帝時年已九十安國從而問業最幼年已十五六矣司馬遷謂安國早卒家語後序稱安國年六十卒于家今就文帝末年安國年十五計之則其卒當在元鼎間若天漢之後改元太始安國年已七十二迨征和二年巫蠱事發安國年七十七矣尙得謂之早卒乎當依漢紀增家字爲是改

敬攷文帝末年值甲申距武帝天漢四年甲申爲六十一年又六年庚寅爲征和二年若文帝甲申十五征和二年已八十有二安國早卒矣安得有獻書事乎人皆習而不察爾

郝氏敬曰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書上獻班固劉向嘗言之

第云安國獻書未言詔安國爲傳也云多伏生十六篇無二十五篇也云遭巫蠱未列學官未言傳畢不以聞也

又曰安國既承詔作傳無不報命之理巫蠱事不久旋定武帝方注經儒術表章六經未爲道息有詔必不敢廢開豈其使已成之書抑而不揚終兩漢三國魏晉數百年待東晉而後出哉並同書

閻氏若璩曰鄧萬言貞一與人論尙書疑義書中一條云安有因國家刑獄之事臣子受命輯書序傳既成而可廢之不報者乎政說第七

敬攷史漢以下並無安國作傳事惟家語後序有之亦不云承詔爲之也蓋安國早卒獻書亦不及見況有承詔作傳之事乎即如所云承詔矣又何敢不以聞邪夫巫蠱與安國無與也亦與經籍無與也縱國家多故則何不待其事之息而獻之而乃豫設一不敢上聞之心誠何理哉

尙書攷辨 卷一

十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朱氏舜符曰班固漢志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荀悅漢紀顏師古注漢書增多祇十六篇而安國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若是則諸家所云翻不足信也

閻氏若璩曰一則曰得多十六篇再則曰逸書十六篇是古文尙書篇數之見于兩漢者如此也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忽上古文尙書增多二十五篇無論其文辭格制迥然不類而只此篇數之不合僞可知矣疏證第一

敬攷增多十六篇之說漢已來初無異詞漢志云古文經四十六卷則二十八篇合書序二十九篇增十六篇又增泰誓一篇一篇爲一卷其數正合與經二十九卷例亦相符惟自注有爲五十七篇一語蓋曰爲有爲之者也此安國得其篇因其簡秩繁重而分之如分蠶庚爲三分

康王之誥于顧命之類本無與多寡之數故以大字書四十六卷于上而以細字注爲五十七篇于下以今考之真古文見存三十一合泰誓

三篇爲三十四又增十六篇爲五十九共分出八篇爲五十八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見漢志注乃作僞書者僞增二十五篇復出五篇合五十八篇而又故缺其一篇以求合前說然于五十七之小數則合矣而于四十六卷增多十六篇之大數則殊多不合也

孔氏穎達曰此云四十六卷者謂傳序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其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尙書正義

敬攷漢志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而此云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一倒移間而大不同古竹簡累重有分篇而無合卷惟其本四十六篇雖析爲五十七無害其爲四十六也如孟子注疏析爲十四篇不害其爲七篇也今本五十九而乃

尙書攷辨 卷一

十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彙合爲四十六豈有是哉禹皋二謨本二也而合爲一顧命康王之誥本一也而離爲二獨以共序別序而分卷殊無義理况分序冠篇首之說乃僞傳之妄作安國本無是邪漢志四十六卷百篇序原別爲一卷也毛氏又依正義

此說于增多二十五篇除去太甲說命四篇又除去泰誓三篇爲今文又謂伊尹作咸有一德以無序語不成序附太甲篇內又去一篇而大禹謨附皋陶謨篇內又去一篇共去九篇爲十六篇則支離愈甚矣

蓋一篇可謂之一卷而一卷不可謂之一篇惟九共本一篇而析爲九故謂之十六篇可也謂之二十四篇亦可也如孟子七篇亦可曰十四篇若咸有一

德本與太甲異序謂之一卷已不可況可謂之一篇乎

班氏固曰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漢書曰朝朝授膠東庸生名庸生授清

河胡常少子字少子爲博士都刺史常授統徐放放爲右扶風掾授王璜平陵

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傳

敬攷西漢惟伏書立學盛行于世古文尙書其藏于祕府者既伏而未發而民間自一二授受外亦罕得觀其書故自武帝迄哀帝百有餘年而後劉歆始得而表章之書之傳也有幸有不幸詎不惜哉

班氏固曰漢興改秦之收大取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于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歆卒父業歆于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班氏志其文皆別錄七略以著于篇本

又曰劉向以中古文即孔氏所獻者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三文字異者七百有餘如宅諷賦味谷作柳谷之類雖不脫字數十亦由今文亡無以詳知耳並茲文志

尙書攷辨

卷一

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又曰哀帝即位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于學官哀帝令劉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孝成皇帝閣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府校理舊文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簡編傳問民間則魯國柏公趙國賈公膠東庸生之遺學古文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閱士君子之所嗟痛也抑此三學以尙書爲備謂尙書二十八篇已備不復有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猶愈于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孝宣皇帝猶復廣立大小夏侯尙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

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王陽

敬攷歆所欲立者眞古文尙書也獨怪當時諸儒何故必欲阻排之蓋先入爲主而又少見多怪自古爲然矣然古文尙書之不盡傳初不係乎此也歆雖暫黜而旋爲國師古文雖暫掩而亦旋即立學奈秦章未久而適丁變故何哉

班氏固曰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憚等皆貴顯王璜璜傳古文尙書者見前

又曰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尙書所以網羅放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傳林

又曰元始三年平帝莽奏立樂經益博士每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鐘律月令兵法史籍

尙書攷辨

卷一

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文字通知其義者皆詣公車王莽

敬攷平帝時王莽持政平帝所立即王莽所立也蓋莽少與劉歆同官雅重劉歆故歆所欲立學者莽皆爲立之乃甫立未幾何時流傳猶未廣也而長安板蕩赤眉雲擾迄世祖龍興而已半入灰燼矣豈非天哉范氏蔚宗曰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采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近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漢書

敬攷西京石渠之藏世祖未獲其篋簡中興經籍皆數君所保持而興起者也而范陳鄭劉周易及春秋家也衛宏毛詩家也桓榮歐陽尙書家也傳古文尙書者惟杜林一人而已公後亦從林受古學會定古

尙書攷辨 卷一

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袁氏宏曰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林少有俊才好學問沈澁好古家既多書又外家張竦父子善文章林從竦受書漸濟內外爲當世通儒林嘗得泰書古文尙書一卷獨寶愛之每遭困阨自以不能濟于衆也猶扼抱此經獨嘆息曰古文之學將絕于此邪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于古學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定三統歷及見林皆推服焉濟南徐氏後漢書始事衛宏後皆更受林學林以前所得一卷古文尙書示宏曰林危阨西州時常以爲此道將絕也何意東海衛宏濟南徐生復得之邪是道不墜于地矣後漢書范氏蔚宗曰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林少好學沈澁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于古學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誥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開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于西州得泰書古文尙書一卷嘗寶愛之雖遭困阨握持不離身出以示

尙書攷辨 卷一

十九

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于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杜林傳

敬攷此乃東漢古文尙書之所由傳也馬貴與文獻通攷載劉歆總纂

書著七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末遭赤眉之亂焚燒無遺此語亦見

陳志而視此蓋謂歆傳漢書紀外有東觀漢記謝承後漢書華暢後漢書謝沈後漢書袁山松後漢書司馬彪後漢書之類存亡不一此語不

知何是秘府之本已妻于兵火而民間之傳之者史惟稱伯山一人蓋本也

其書止有同于伏生者而增多十六篇則又逸焉古文之厄已甚矣

華氏蔚宗曰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鄭興俱好古學後從大司空杜林

更受古文尙書爲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

古學大興傳

又曰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

受古文尙書于塗惲前漢書學毛詩于謝曼卿達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

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小夏侯尙書教授雖古爲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永平

中明帝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秘書應對左右肅宗立即降意儒術特好古

文尙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達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達說達數

帝爲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古文

同異達集爲三卷帝善之八年惲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

尙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于世四經王莽時立學光武時又廢故也賈逵傳

又曰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有俊才京兆舉恂以儒術教授融從其遊

學博通經籍永初四年安帝拜爲校書郎詣東觀校祕書十年不得調涿

郡盧植北海鄭康成皆其徒也註尙書等所著賦頌等凡二十一篇馬融傳

又曰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少與鄭康成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熹平四

年熹平拜九江太守以病去官作尙書章句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

尙書攷辨 卷一

二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願得將能書生二人

共詣東觀專心精研合尙書章句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于爲實而厭抑流

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說之宜置博士

立爲學官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爲盧江太守盧植傳

又曰鄭氏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從東郡張恭祖受古文尙書以山東無足

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凡所注尙書尙書大傳等凡百餘

萬言鄭康成傳

又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注解

由是古文尙書遂顯于世傳

敬攷賈逵自有傳授而馬鄭爲東漢末人皆非若衛子徐生親受學于

杜伯山者也且鄭康成亦自有傳授而不必受于馬融者也乃范氏作

史總而言之謂爲杜林所傳蓋其時諸家之書具存必親見其無所異